

编者的话

当决定做为客座来编辑这一期“新加坡华裔专辑”时，我们希望能够展示正在崛起的新加坡年轻学者的鼎力之作。虽然这一期的文章没有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，但读者诸君当仍然能够对新一代学者对新加坡历史的关注点、切入方式和其角度一窥端倪。

在战后的非殖民化过程中，殖民政权和它的后继者人民行动党（PAP）政权将讲华语的华裔反殖民主义斗士不断地贴上“沙文主义”和“共产”的标签。黄坚立在他的文章中解剖了南洋理工大学历史学家李元瑾及其作品。战后的新加坡华文知识分子别无选择，只能尽力去适应英文成为教学语言这一事实，而这一境况本身就是政府贴标签政策的结果。李元瑾与此情势妥协，顺其势而上而成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。

覃炳鑫审视人民行动党（PAP）政权早期统治下讲华语的族群领袖。马来亚的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曾经乞灵于对华人贴上的“沙文主义”和“共产”这些标签来反对新马合并，但当 PAP 失掉两次地方选举时他放弃了。华文报刊认为，所谓共产威胁不过是 PAP 内部斗争的伪装而已，但他们还是支持了合并。正是华人选票使得人民行动党在公民投票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也使得它信心满满地对左翼人士一锅端地采取行动，将他们不经审判而囚禁。

许伟松将他的目光投向二次大战时三个保卫大英帝国的华人，讲述了他们的故事。这三个人中的第一位是海员。这些在利物浦的华人海员居然教导英国商船船员们要爱国；另一位是皈依英国国教的富有的华人。他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。在意大利执行任务时周围的意大利人都看着他稀罕：这个人“从中国来，讲意大利语，带英国腔！”第三位是一个峇峇华人技师。他在去澳洲参加空军的旅途上被日本人逮到，一顿暴打，而罪名是“背叛自己的黄皮肤”。大英帝国真是拥有着多种多样的华人。

然而华人积累财富的能力仍然是最广为人知的。林捷胜在讨论关于与中国贸易的华商时特别强调了他们这些“一仆”如何不得不委曲求全地侍奉反复无常的“二主” - 中国政府和新加坡当局。他们比自己在世界上的同行多吃不少苦头。

法国学者在华人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仍然很少被英语世界知晓。诺拉·库克将苏尔梦教授对 19 世纪峇峇贸易网络的精心研究译成英文，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读者诸君郑重奉上。

黄裕端的研究笔记厘清了名字一直以来被混淆的两位 19 世纪的福建华商 - 邱忠波和邱天保。他写了他们各自的小传，后面并辅以档案资料。文章虽小，却颇有益处。

许源泰和沈令颯又将我们的视线拉回到当前的现实社会。许源泰关注那些由于土地的稀缺而不得不迁徙、合并而不断涌现的“联合庙”，而沈令颯则关心三江人这个新加坡的少数华人群体，以及他们与日益全球化的新加坡新的移民潮之联系。

本期的中文研究论文有两篇，都与出版传播有关系。林春美的文章研究《蕉风》这个寿命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杂志，及其所代表的新马华人对一个新的马来亚国家之想像。这篇文章与覃炳鑫的英文论文遥相呼应，颇为有趣。我们很幸运地得到庄钦永先生惠赐一篇研究笔记。对于新加坡坚夏书院之历史，坊间所知甚少。庄钦永先生在此特别介绍了坚夏书院的主要负责人帝礼士牧师（Ira Tracy）及其生平。

南方华裔的故事还在继续并且在增长。

本期客座编辑 孔莉莎、郭慧娟 Hong Lysa and Kwee Hui Kian

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一期的华文字体是简体而非以往的繁体。这是因为这一期所有的作者都是新马华人，他们寄来的文章都用简体。我们这里主随客便，希望读者诸君喜欢。李塔娜谨注。